

集部

新安文獻志卷四十三　　明　程敏政　撰

啓

代謝陞啓　　方　岳

伏以十室必有忠信錦製何功一字嚴於春秋袞褒甚寵不圖今日復見古風每觀世道之波流竊歎人情之瀾倒一鶚挾兜則必子公帋成之書五羊易牛猥曰孔融通家之契勢利之合習俗所同故天下無公是非惟

視絨縢之巨力雖常情有私好惡難絶綈袍之故人矧如蟣蝨之官旁乏蚍蜉之援未及識荆之半面且微蟠木之先容儻然取之猗歟盛矣顧某碌碌徒抱區區蓋嘗從諸老以游未甘為俗吏之事簿書耳獄訟耳固已在七不堪之間保障乎繭絲乎宜付之六太息而已曾何材詡而有聲稱豈聞堂下之言遂取溝中之斷灼馳雄墨紳佩雎黄月明而烏鵲依豈待繞枝之三匝水擊而鯤鵬化是為運海于一飛此盖恭遇某官如古人之

特達而急于賢慨公道之寂寥而立於獨恥脅肩而進者寧取呂壁山人以為高市駿骨以先之不緣諫議書信而後予荼惟盛德有激懦衷某敢不自慶所遭勉思其至一經品題便作佳士敢辱巳知毋失名譽善事上官不為私謝第持家訓仰報師門

兩易部武軍謝廟堂啓　　方岳

同舟遇風其敢視人之溺鄰國為壑不虞按吏之遥脫非覆幬以如天誰與轉移而易地某知自矣請具陳之

伏念某窮且益堅愚而自用當汲黯之妄發不能為性命而忍須臾雖李廣之數竒未嘗以屈辱而遽摧沮故知有是非不知有利害毋得罪笁獨寧得罪髙明平生所為每坐如此會守廬山之荒壘正臨匯澤之重湖飛揚舳艫惟餌舟之湊集藂突闌闠甚羣盜之歗呼每挺刃以駭吾民至殺人而尸諸市可為太息莫敢孰何豈圖雄覇之風乃見清平之世此而不戢亂亦非難痛繩治之真是敺龍蛇而搏虎豹稍懲艾矣幸無舞鰍鱔而

號狐狸獨有湖廣之綱梢敢據康廬之石閘溥人于險
竟致漂淪覦天何辜有來赴愬然則為之長者得不追
而杖之夫奚桀黠吏之單辭已觸權貴人之盛怒冠雖
敝不以苴履人謂斯何水之激可使在山慮不及此其
所謂之體統實可駭於文移縱自臥上牀使客卧下牀
未除豪氣然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胡涉吾疆驟騰劾
奏之章重賁并包之度此蓋伏遇某官以皇極容受以
大明照臨謂爾湖廣謂我江東瞭然漢地理之志劾此

鄭邦劾彼朝士岌乎唐藩鎮之憂於其不得已之中示以聊復爾之意蔽自容運薄言對移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似無傷於毫髪待以國士報以國士敢敬布其腹心尚念某草茅之習固然萍梗之蹤方定若曰統臨之部本無界限之分恐郡國難而朝廷處之亦難既江東可則福建奚其不可畏首畏尾吾身餘幾誰云天地之寛何簑何笠爾牧來思孰與山林之密敢因推謝併以懇祈按湖廣綱卒過南康肆虐居民公捞之湖閫賈似道劾公無體統朝廷為易郡然南康不隷湖閫賈似道

之横
云

謝吳侍郎舉著述科啓　汪儀鳳

持囊簪筆薦揚匪輕弄翰操觚典麗過許不由媒介之
請可謂特達之知嘗聞春秋褒貶之公定於一字游夏
文學之取列在四科蓋簡厥修簡厥不修者激勸之微
機而觀所主觀所為主者考覈之要法揆以宗臣十科
之建參諸冢宰八柄之司雖索駿未必按圖然存羊尚
能愛禮況夫著述至重尤非踈淺所宜必有本本原原

殫洽之胸始擅表表偉偉雄巨之手傳作毛穎猶議類俳經續孔麟或譏失僭顧惟庸妄曷副品題伏念某出言無甘刻志徒苦習場屋之破碎安得風行之漣漪事筆硯之雕鎪頗識霜降之涯涘每歎潄芳無潤幾回結柳送窮間於飲墨之餘嘗效抽黃之對自慚戢戢竊鄙喧啾過蒙蒸菌以出芝陡覺引蘿而附柏以端凝而莊其資稟以敏贍而勵其詞章調八音於啞鐘槊八珍於陋簋若為稱塞但切凌兢此蓋恭遇某官秀孕於台望

高乎斗論思密勿龍墀引聽履之星師表尊嚴鶴禁導
重離之日為善類立繩準為人材開鑪錘雅在拔茅遂
叨采菲某敢不激昂自力增益未能仰佩淑私擷文章
之小技俯殫誓報守節誼之大閑皈倚之忱鋪棻其槩

與曹徽州啓　許月卿

趣裝曹參已歌來暮受廛許子敢缺恭先云云既激西江
以蘇涸轍之鱗盍運南溟以展垂天之翼可以久則久
可以速則速時止時行莫之致而致莫之為而為有義

有命丹墀眷渥雄閣任隆親水地之侯仍木天之閣以
昔繡衣之霜凜為今皂蓋之春温惟花屏山練帶水之
奇遺楚林田竭澤漁之後欲回生意必得真廉彼貴職
之鄉囊帛匱金而已矣此名世之士淵珠山玉如是哉
歡迎西輿之儒英快覩東嘉之文獻唐之壯郡今則瀉
卮守令牧民不損猶應言損水旱仍歲有聞更不以聞
既無思溺猶已之心安得遺利在民之意傳舍而又傳
舍富州那復富州近因三準金銀之闕殊覺十室蕭縣

之苦折帛久例忽增一斤茶租鑿空驟盈五百他可以類推矣其何以堪此哉拯溺救焚帝遣慈祥之父母興滞補弊公行寛大之詔書民其瘳乎人所欲也因念歙縣之地舊為財利之區近覩娶女之范公遠考盤洲之文惠凡而相業一自吾州典舉今年尚憶細侯之竹馬運籌他日却覩諸葛之木牛駕熟路之輕車添新安之故事某三秋蕭葛千里嬋娟風緊西淮交承托雲仍之久地寒東野覆庇謝天幸之多

補中謝魏守克愚啓一　汪復

伏以侯邦貢士莫能決勝於蘭宮帝學儲賢偶獲叨升於槐市雖抱中眉之愧幸乘奮翼之機復取青氊咸由洪造切謂成均才之圃擷其秀而藝其苗君子邦之基南有杞而北有李是以累朝之化迭崇造士之科或頒湖學教條或立辟雍選法奎畫灑聖賢之贊珉刻昭垂王綸演忠孝之言玉音誕布栽培有道潤澤無窮學校自數年來議論為一時重排雲閶闔爭臺諫之是非披

腹琅玕與廟堂之可否�公道凜凜清飈盖禮義亷

恥之維既張而徳行道藝之教素熟不負所學是隱然

有益於邦家所好非名豈蕞爾爭雄於禄仕必有囊中

之穎方堪館下之生如某者材劣穿楊命窮嗜歠世系

分龍溪之派素親經訓以當畱畬嚴君登虎榜之名亦

由賢關而紆簪笏慨念箕裘末緒益研屋壁遺編幸因

二千石之作成遂偕十五名而充賦固嘗志其大者徒

嗟竽瑟之非抑又思其次焉自嘆虀鹽之分眷此日園

橋之試惟吾邦中的之多敬義夾持雖淵源於朱子詩書宗主端倚伏於黄堂恭惟某官某秀毓岷峨清涵江漢鶴山正印接周程諸老之傳龍首名家有晁董公孫之對聲猷藉甚地望巍然白水黄山暫屈堯階之步武朱轓皂蓋首崇魯泮之涵容聚五魁于奎宿之臨揭一邦為天下之最肆令魯鈍兩入鈞陶某敢不秉此梯階益加砥礪鞭駑為驥附鳳攀龍圈守約之紅喜見父名而起敬解校優之褐願雲師訓以成功過此以還未知

所措

二　　江愷

言念中泮水之頌夙列諸生誦豳風之詩冐魁多士過屢拂拭自愧荒唐伏念某簪紱家聲畚經訓匪有江淹之筆夢幻稍異於羣兒濫入許劭之鄉評長獲承於諸老遂滋狂妄輙昧揣量凝守壁中科斗之書期對殿上龍蛇之影僅有一籌之失嘗射目而中其眉謂妝再戰之功將抗吭而奪之氣事出不料機每難逢蒼狗浮

雲斯須改變黃雞白日荏苒推遷倏過強仕之年竟入
無閒之境抱遺經而浩嘆撫流運以興悲承家箕裘與
世竽瑟舊傳不龜之藥期以取封今擅屠龍之能竟成
無用未甘終棄猶復沉思嘗聞前太史之官奏奎星陷
二十年而不見自信吾夫子之心如皦日歷千萬世而常明
誕告萬方飛龍利見思皇多士屈蠖求伸方快大旱望
霓之心又作密雲不雨之嘆政懷抑鬱乃值作興突入
詞鋒筆陣之場叵深伎癢喚回桂花桃浪之夢又覺情

傷然成吾黨小子之斐然亦事是邦大夫之賢者茲蓋
恭遇某官地靈佳麗天産英豪僑寓芝山屈臨星渚有
宋處士仲光之清德追漢宰相弱翁之風猷彈單父之
琴宣流德化與文翁之學主領儒宗化洽一同政成三
異由知兵而知國因鑄金以鑄人久矣花城植盈門之
桃李茲焉藥籠求醫國之參苓於敝帚而享以千金使
駑馬而價增十倍鷩人盛事咸覩接翅於鵰行及我嘉
賓并羨受徒之馬帳雖云畫地為餅不可療飢亦是空

谷聞音孰能無喜某敢不益加淬礪無負甄陶江總妙文章既幸受知於今日魏徵勸仁義尚備選舉於他時

迓鄧僉事啓　文原

江　愷

言念月令云夏録斷簿囚刑官為秋潛消酷暑恭聞叱馭敬迓鳴騶伏惟繡使相公先生産自蜀珍傳於曼糸高才碩學貽代宗師欲廣廈屋而寒士大庇以歡顔儒臺出典說古戰場而日色不迷於過眼文陣縱觀矧思河洛之水功聖朝新崇於廟貌而續岣嶁之碑字明公

獨被於綸言上已識為行之秘書人亦望其坐而論道必居清切不負文章是何露冕以行春尚未結綬而侍禁為騫有節操忠信而稱長者亦彪為聰明康強以號老成夙有家聲允孚邦憲故舉平反之責爰屬慈惠之師已見澄清晏若全閩之嶠又煩諏度來此大江之東綽著外庸趣歸中直某在士林久叨於宏庇瞻使節冀覩于末光惟往秋聞分篆以出司已計日俟揚旌之入境固知望白玉署而少卻是必為朱徽公而一來無何

問俗遽轂於軒車乃訊校文有資於衡鑑未見善人得見君子尚切私心惟可大受不可小知斯為慰望秖欽吳郡水恨挽鄧公之不來幸種玄都花還在劉郎之去後神靈訶殿南斗亦避文星嶺嶠炎蒸西山致有爽氣謹傳騎竹亟起扶藜集衿佩以群趨撤襜帷而快覩修辭以贄事小夫竿牘之為恭仰首以瞻見大巫神氣而已索人為嗤點鬼吏揶揄夢筆江淹頓焉才思盡矣笑人鄧禹為爾聲氣寂然惟是强顏倘蒙流盼其諸悃愊

罔究敷陳

謝徐則山增紫陽月廩啓　曹涇

伏以粱炊夢斷可能餬口於四方芹水春回不待折腰而五斗見聞為竦被受知慙忝惟路教翰學清氣玉山太宗棋埜魏公之笏故在還乃祖風子幼之文最佳源于外氏九萬鯤鵬而天路一雙龜鶴以黃宫春容講篇深抉先儒之旨縱横筆陣盡降餘子之心方鼎新革故以尊明倫之瞻亟養老欽賢以奉揚庭之意事關風教

光照雲山已分蕉鹿之成空忽似轍魚之得沫接也以禮受之矣寧須通乞米之書無所用心難矣哉尚堪為炳燭之學是名稱塞敢昧皈依

謝唐長孺和元日十詩啓　曹涇

伏以不類而詩已分曹牆之短倚歌而和忽驚唐律之工況脩尊書具陳世契賜誠出於望表感固溢于情涯恭惟某官選冑比陽髙流練水六典家學尊翁之臘似梅大雅宗風仙人之謫姓李認自渥洼之種知為梁棟

之材閃倐萍雲迻廵角弁别三日刮目相待故非吳下之蒙讀萬卷下筆有神一似少陵之甫慨此江空而歳晚居然色正以芒寒尚念吾衰猶為父黨飛鴻之遺泥爪往迹雖陳驊騮之起霜蹄脩程自駛何許得永元之賦於焉洒賡載之題泉不擇地而流諒同遊戲玉乃無脛而至奚以稱蒙既昭佩歳寒之古心且穏抱天葩之奇馥十重斯襲萬謝為宜某不恨數竒頗憐才盡無青玉南金之報姑循駢儷之遺有風泉雲壑之逢定究輸

困之蘊

賀胡雲峯先生歸教星源啓　胡初翁

恭審命頒省闥位正儒宫芹泮生香獨為守禮義之國杏壇振響奚必去父母之邦龍象筵開鳶魚機變竊以天下道為最大渙若日星古人學必有師歸然山斗矧表儀乎學校尤關繫於綱常能百川迴強瀾韓愈始無慚于博士徒清夜動春酌鄭虔亦奚取於廣文就茲去取之是在左右也恭惟某官氣涵剛大學造本源夏雲

多奇峯舒卷滿懷之樂意秋月照寒水光芒千古之道心洛下林泉日惟玩易城南燈火夜尚讀書伯魚常自適於過庭淵明每不輕于出岫屬者錦屏轉曉繡斧行秋謂紫陽夫子之鄉豈無遺老仰安定先生之裔喜有聞孫敬攀孔席之春風希沛周庠之化雨狐狸號鰍鱔舞宮牆方厄於羣陰虎鳳躍蛟龍翔宇宙劃流於正氣六籍天開而地闢諸生霧溺以雲蒸觀聽維新氛埃一洗然而尚有管蠡之見以陳琴瑟之間非曰大言不無

過計泛覯人物厭耆舊如家雞但喜功名視教化如芻狗欲敦末俗先籍多人丕宣宗旨之精微盡掃異端之凡陋蓋天理之昭終古不朽而人心之放有時而收大學中庸發知行之底藴經義治事全體用之工夫遡周程有繼往聖之功會朱陸而成一家之懿非特揭斯丈之日月庶幾回太古之乾坤作新之餘指顧可俟此日周公仲尼之道咸使北方以推尊他時玄齡如晦之勲端自河汾而選出顧堅晩節式副輿情某徒有斐狂不

知諱避少也未聞大道粗加鞭辟近裏之功長而懶逐浮名惟抱周流憂世之志節逢振鐸殊重彈冠欣虎座之有宗顧蠅鳴之敢後他人不如同姓公無背萮盤之吟得賢能立太平將促薇花省之名其諸依嚮罔既敷宣

上陳定宇先生啓　金夢巖

伏以學必有師本傳道而解惑賢則希聖思入室而升堂蓋將欲溯性理之源流豈徒專習科舉之事業玉必

琢而成器木須揉而中輪物且如斯人胡不爾竊有請也能勿誨乎恭惟某人學究天人名薰宇宙二帝三王之道融會於心一聖九賢之書貫通其旨學不厭而教不倦折中矩而周中規行濟南伏生之年地行不老高少室山人之價天爵自榮昔嘗取重于鄉閭後乃宏開於家塾廣納四方之學子樂育天下之英才著述流行施君子之教雨薰陶漸染偃小人之德風如某者雖以至愚亦幸私淑切瞻山斗恨藥石之未承每對燈隐喜

詩書之竊誦秋風槐棘托交高第之二三浙水舟逢共講斯文之萬一亟欲拜於大席庶少見於寸誠羈絆百端稽遲數月輙抱競辰之課上淬糧星之芒疾在膏肓藥惟求於瞑眩心同蹊徑第有賴於開通生我者父成我者師敢冀傳於心法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尚勉竭於吾才眷戀之懷敷宣罔既謹奉啓事恭詣席下以陳伏惟尊慈俯垂鑑納

謝揭學士撰陳定宇先生墓銘啓 代先生子明卿作

倪士毅

伏以學師朱子先美未彰文配韓公豐碑有耀存亡均感遠邇咸稱竊聞心無古今跡有隱顯故雖心乎古學豈能使今人之悉知蓋由跡本隱居正須待顯者之提掇況在深山之寒士尤資名世之鉅儒伯牙鼓琴非鍾子期之聽而孰察左思作賦必皇甫謐之序而始傳固宜奏流水之音因可貴洛陽之紙斯僅長於一技尤不泯於千年矧惟先子之存實竭終身之力耕經獵史人

皆推後進之範模著書立言志欲作先儒之羽翼雖已流傳而刊布孰能特達而品題恐嘉禾稊稗之同生則美玉碔砆其曷辨既歿世不無遺恨在嗣子未獲良圖遂集同門博詢誌墓（此下元作僉謂才能若昌黎伯既善為銘且閒嚴毅類眉山翁不輕著筆其師朱敬與改云）僉謂蘇長公之在宋不輕泛於銘文又謂柳公權之居唐尤貴重其書字（此文亦揭公書之故用此事）是惟具美獨在我公（此下元作乃越千里以忱求果挽萬鈞而慨許朱敬與改）乃憑良友之遠行特走京師而懇請此蓋伏遇監丞學士曼碩先生

西江派遠北斗望隆一字袞褒爍若分輝於五緯片言鼎重粹乎致意於諸經（此下朱敦與添四句）扶雲漢以成章驅波濤而入筆遂託萬鈞之力特榮一介之微不訣匪劉义之敢譏無愧豈蔡邕之可比推其餘潤表此新阡足發幽光永傳不朽某恭承嘉惠無忝所生逝者欣然端可慰還家之鶴謝誠率爾譬如存告朔之羊徒知伏楮以懷慙未果詣門而展敬其為感佩莫究敷陳

答樞判汪公同請主商山義學啓

趙汸

伏以學由義建興文右武之時士以禮羅折簡捐書之日靖惟寡陋過欲稱揚恭惟某官雅望人歸雄資天賦持節有光于畫繡鎮重三吳過家無間于春暉堂高四友拯鄉邦於既溺慨學校之久廢當傷痍汨亂思重叙於彝倫況板蕩劻勷既克全於我里事有至難而濟之若易時非所急而斷以弗疑招學士於駭散之餘爰中國而受室求亡書于煨燼之末雖一卷而立師謂晦菴

夫子之述作幸存而紫源先生之風猷不遠當及典刑之未墜庶幾文獻之足徵苟至德要言能恪遵于先正則良才善俗庶可見於清時豈期束帛之將不棄遺簪之舊自非高誼孰念陳人某樸學無成半生多難疾病空餘于皮骨亂離久廢于簡編慚始隗以何堪念依劉之有自受飧反璧敢逃越雪之譏充棟汗牛奚取郢書之謬尚圖良晤以究欲言

上梁文

秋崖新居上梁文　　方岳

折腰五斗米未寒鷗鷺之盟蓋頭一把茅聊作龜魚之主浩然小築雅矣倦遊秋崖老子本自犂鋤誤親筆硯朋友相過而問字勸趨文石之班君王頗説其能詩每與儒臣之選正爾紬書于册府誰令贊畫于軍門如彼同僚可羞噲伍退而問舍孰與仲多引歸袖而拂天星擕東書而臥雲壑百十年相公碑下久矣寂寥數月間工部眼前忽焉突兀山林有味花柳無私鍾山之英草

堂之靈當識秋崖此意太虛為室明月為燭未問康廬主人咨爾工師聽予謠頌

拋梁東朝暮祈山望眼中霜韭雪菘供夜話磚爐石鼎煮春風

拋梁西彌勒同龕石路低自把長庚吟皓月曾經太乙照青藜

拋梁南白石尖如白玉簪小小浣花工部屋鄰鄰吹綠相公潭

抛梁北正與乃翁松櫕直山雪行鞭竹子孫溪煙破

蕾梅消息

抛梁上心與太虛同一樣良辰樂事不難并明月清

風無盡藏

抛梁下不用風亭連月榭行春布袯氐須忙耕雨烏

犍儘堪借

伏願上梁之後青山無恙白日舒長早韭晚菘不欠園

官萊把左花右竹兼添工部草堂牛衣之暖難忘蟻甕

之春易熟物外乾坤廣大胷中星斗光芒

樂斯㧌磚文　江愷

伏以矼上之雪飛六月旣因以為遯跡之區草頭之露隕一朝豈可無藏骸之所非云早計實是長圖雪矼主人賦性甚疎遭時不偶冉其老矣尚嗟為魚而蠹書若將終焉甚欲效蠶而成繭治亦進亂亦進元無濟世之才歌於斯哭於斯儘了浮生之事土規三尺磚捲一蓬生無益人宜自取不食之地死便埋我更何煩荷鍤之

夫既非是天啓滕公佳城亦何用自為司馬石槨鬼以其歸之謂誰能分晨暝燕雀蝙蝠之是非葬也者藏之云曾何計上下烏鳶螻蟻之予奪爰舉拋磚勝典式頌振木長歌

東　暘昕山頂彩霞濃曉日初升開萬象山城佳氣鬱葱葱

西　華蓋蒼屏逶邐低屈曲盤旋儀彩鳳回頭自理羽毛齊

南銀河瀉瀑落潺湲驚起翔鸞衝碧落望中雙翩影毿毿

北門外峰回雙馬匹固知曾亦到階除石上留痕深足跡

上出嶂穿心山展樣莫將微倚便為偏後有好峰來擁仗

下明堂儘自容車馬他日歸來展墓人或有紆金拖紫者

右伏願抛磚之後神為守護人自平安落木無邊長江不盡坐閲天機之自然前山可數後騎勿驅固知此老之未死眷焉兹土雖百歲之後復化鶴以來歸樂哉斯丘儘暇日之間必領客而吟嘯或表貞曜先生之墓且哦石湖處士之詩

徽州府儒學大成殿上梁文　唐元

伏以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司徒掌邦之教夷之清惠之和尹之任孔子為聖之時巍巍蕩蕩帝王之師浩浩酡

天地之大瞻茲新安藩屏之國是為文公父母之鄉宗廟百官大備其籩豆有踐之禮宮墻數仞凛壓於風雨震凌之秋南渡始創經二百年前守增修又三四老惟聲教漸被於承平之日適事會將迎於起仆之機蠹掃除良工踴躍恭惟嘉議賢侯太守作民師帥為國蓍龜樂育游歌學子遂菁莪之詠躬先勸相篙師來楠梓之材勇猛承當非常事業載惟廣文靜遠博士甫里苗裔東吳儒英掣電奔霆立諾不停於頃刻揮金如土成

功豈讓於他人光前絕後繼於浮溪舍舊圖新書于樂石執斧者右執鋸者左方勤指使之勞如鳥斯革如翬斯飛甚使觀瞻之侈合榱桷棟梁而山積兼治陶甓以雲屯儼臨七十子於前極遠續三千歲之正統蓋文王既沒寧不在茲乎自生民以來實所未有也匪兕何貶於吾道鳳兮宜復于東周斯人庶知鄒魯之風來者不忘河洛之續貽貽乎王者之服袞冕有嚴潭潭乎聖人之居溪山巨鎮間架旁增於殿陛規模遠猷於伻圖

玉振金聲拱㑀大成之雅奏春祠秋享祇言惟德之馨
香著策司祥虹梁肇舉默助神明之力式聞輪奐之歌
抛梁東赫日當天聖教同鷹爪水分趨歙浦花屏山
遠護儒宫
抛梁西簷牙上與斗杓齊郭東門外瞻奇嶺鄉黨篇
中記執圭
抛梁南香火專祠祀晦菴濂洛真傳元的的紫陽高
聳尚潭潭

抛梁北九五乾剛奠皇極車書混一古來無禮樂薰

陶民作則

抛梁上萬里青天堪仰望文昌芒色正分明永屬聖

師尊素王

抛梁下孰使乾坤長不夜道心炳煥如日星文運流

行貫華夏

右伏願上梁之後經學通明士志高上真知實踐由仁

義以正人心立孝移忠畀功利而崇王道體認賢侯之

勸學懷思郡博之輸貲罔極恩深追慕綏來動和之妙
化行俗美丕變風聲氣習之殊侯度增榮賢良輩出兆
民賴而一人有慶大道行而天下為公

明經書院上梁文　　　　戴晉翁

伏以聖經如行天之日月亘萬古以光明書堂闢勝地
之山川來群英而教育此大學也豈小補哉蓋吾儒之
一脉自羲農來而斯文之元氣與天地並或異端或百
家衆技匪仁義正大之塗如功利如記誦詞章之道德

深長之味恐入于彼出于此合揣其本澄其源九流儒之最髙其書用之不弊取之不竭萬物理之最大惟經統之有宗會之有原浚崑崙之河而流長垂中天之極而星拱子史集皆其餘耳後今昔何以加諸稽古聖賢之傳上下三千餘載惟茲文獻之盛本支四五百年初中大唐取士之科巳掃西漢專門之習功名幾葉必有先也道義深根惟其有之亦既茂詩書之林益將麗朋友之澤當天下之混一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宜學者

之衆多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爰從兩山之間剏此亦
豈六藝之外求之往哲有待於來今春花須斂於秋實
天光半畝源頭之活水自來雲出太虛雨後之青山更
好倘皆明胡氏體用之學真不負文公父母之邦立志
要髙窮理要密要屏除客氣要収歛放心要通今而不
流要博古而不腐要以醇古慤實之風而鎮浮薄要自
髙明正大之域而入奥深要知之行之不在多言要始
是終是常如一日必如是明經之志幸有此讀書之人

惟我提學知州朝列野水横舟巨川作楫朝行三十載
如今皂蓋朱轓人物六一翁獨未蒼顔白髮極知簿書
期會之末無如禮樂教化之深一念惟在斯民真是拊
我畜我顧我復我大書以集羣彦於焉飲之食之教之
誨之而我書堂主人安國材猷傳家詩禮大丈夫肯為
尋常事業新精舍能立悠久規模誠心自捐於膏田俞
頟不忘於鼻祖尊經為尚諸子百家之不書義學宏開
一株五桂之齊美訓養無遠無近經營必躬必親涉其

流探其原採其實咀其膏傳李氏讀書之脉中為堂旁為齋髙為亭深為室倣武夷築室之規溪演迤以紆澄山回環而秀拔千萬間廣廈能容多士第一等好事肯讓他人方當雲集於青衿相與日研於黄卷豈獨抱遺經而究終始俱期繼絶學而開太平氣象一新歌聲六偉

東　拓開芳躅舊家風理義我心　四書裏乾坤元氣六經中

西　須認明經是本題歷歷羣書探閫奥明明萬象
問端倪
南　六經實學匪虚談知仁勇須行者一天地人可
立為三
北　六經畢竟先周易至前梅放悟先天水底月圓
參太極
上　詩文為末經為尚周程道統接千齡李杜文章
光萬丈

下　王歸磨琢金歸治造極其如古聖賢明經方是

真儒者

伏願上梁之後人材日富道化春長集深衣大帶以徐

趨言準繩行規矩明經義諸子之急務小榱桷大棟梁

収學問之奇功而歸一原提文章之正印以貽萬世于

以彰六經四書有用之學于以佐萬國一統無窮之基

書院經至正壬辰兵火國朝成化庚子雲峯八世孫鄉貢進士睿重建

新安文獻志卷四十三

新安文獻志卷四十四　　明　程敏政　撰

碑

信州二堂碑　　汪藻

宣和二年十月盜發青溪入睦入歙入杭蹂十州之地間以兵圍信不克天子為出禁旅付大臣討平之初青溪民阻山為暴吏不時制浸劇部使者不以聞益放兵無所忌至攻府寺畧人民由是東南皆警時守州令邑

者疆比壤連無一人奉尺書為朝廷言者獨信州王君曰賊興篁竹間不旬日其鋒如此勢非可以朝夕破者今不百里俯吾境萬一不戒如吾民何即斥金帛募士增陴浚隍脩戰鬬具按蹊隧所通者二十餘所悉以兵戍之用通守王侯策起其屬髙志臨付以軍政條便宜章十餘上且以計策告當路之用事及城守者十二月賊覆浙東軍張甚頃之焚婺源開化屢以兵偪信知有備引去正月攻江山常山殘之於是緣信境數百里皆

為賊區君居其中部勒諸將益嚴與王髙二侯戮力締謀屯韓嚴以扞開化屯館頭以扞常山屯竹墈以扞江山率深溝固壘日𨺚兵境上為不可測者獨柳家都不為備匿精甲數里間志臨以親兵仆旗鼓踵其後賊果虞三戍之衆不敢犯二月既入衢則鼓行寇柳家都營險峙粻益敺人為兵欲必舉信初以偏師嘗我克之已而盡銳攻號十萬志臨出奇兵鏖擊賊大敗拔營去追奔數十里焚蕩俘馘至不可勝計縛其偽統軍以獻因

分其兵為三一自韓巖復開化一自館頭復常山一自柳家都復江山長驅迅卷遂復衢州賊之在他境者皆望風逋去東南以平於是天子下詔曰信州守斬虜有功其進職若官殊等通守舜舉亦裨贊之良也增秩次之而以志臨為衢州君與王侯既相與侈上之賜而喜釋於守城之勞也乃築室二曰示喜曰後樂而書其本末來請某曰天下之事所貴於智者以審於禍福成敗之機而圖其大者區區一時勝負之功不足議也方盜

奮於承平百年之餘民不知兵吏不知守獨君察於幾微慨然以書抵在位者或非笑或怒且排妒之卒之無一不如君策及情見勢屈而向之為吏者方狃于故常曰吾知謹簿書期會而已吾書生也何以兵為選愞譸張爭為完軀保妻子之計視刈其民如草菅然而無以善之曾未有奉一州六縣無秋毫之失歸報天子如君者而余顧以為區區一時勝負之功者誠以信於江南為四塞地使狺然吞噬之心西搖撫南闚建北擾宣饒

則雖磨以歲月未能遽下也唯信以方千里之地屹然於橫流奔沸之中扼其吭笞其背使氣奪力殫不能尺寸進卒殲其衆當是時竝江循海三路三十餘州皆堅壁清野倚君為重則君之建立為何如哉是宜天子差功第賞書君令甲而信州之名一日暴於天下則斯堂之以喜樂名者君與信人果得而私哉君通經術長於吏治所至皆可紀始君之至州無十日之羸既二年而鏹腐粒陳以之賞功募士調兵食皆出於此可謂為政

知所先後而非偶然立功者可歌也已乃作歌曰

惟帝奠治以天為區藐彼南服大江之隅八聖休養徂于丕平有不能訓嘯呼以驁奮厥蝙蝡敢仇王師帝顧在列孰予往笞蟜蟜禁旅統之公侯春禡于野旋師麥秋因獻刑得第勳策勞孰固吾圉予其汝褒在列咸啓信為偏城曰守臣愈實能弭兵惟昔首孽衆為不聞曰此制者吾疆懼紛乃理隍壁乃蒐選鋒爰按走集嚴兵待攻賊屢闖境引師環之一遇靡擊崩奔不支坐以支

堞扼其三方隣國仰首如川得防帝曰愈哉惟汝子力錫之命書光寵而國愈拜稽首敢揚王休乃作華屋睇山俯流君在斯堂寄適雲杪里民户歌雜以嬉笑君在斯堂賓客粥粥間于憂虞起舞相屬民祝君壽長為父師毋或去我阽於墊危士曰君材維試之仂如何此州私我賢伯凡厥本末載之民謡來者是式君將在朝我為頌詩繫史之訂匪民之私天子之慶按愈婺源人舜舉祁門人見後傳

太傅廬陵謝文靖公碑　程俱

太元八年秋秦苻堅舉國來寇衆號百萬八月度淮十月陷壽春又陷項城聲揺京師甲子詔以征討都督石冠軍將軍𤣥輔國將軍琰等帥師距之而衛將軍征討大都督謝公實總其事乙亥師及秦人戰于肥水大破之堅脫身走十一月庚子詔公勞旋師于金城車駕遂幸金城錫燕詔尚書亟論功封賞焉十二月庚午大赦天下初堅之來寇也軍勢張甚上下懔懔不自保大臣

老於軍旅如宣穆桓太尉亦岌然有左衽之憂方是時撫疆艱恤實大投于公身而公泊然泰定若無事時徐而内輯外禦蒐軍謀帥若石畫然於是人始有固志蓋倚之如泰山用能以八萬之師殄百萬之冦如石投㬎寧近威遠緊公之休昔祁奚内舉其子而不聞髙世之勲蕭何舉宗從軍蓋以杜疑間之萌未有一舉三親而不自以為嫌一門三帥而人不忌其泰談笑之下變危即安者公之功徳莫大焉公諱安字安石陳國陽夏人

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父諱裒故太常卿公生而穎異年四歲時桓宣穆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總角沈曠宏敏遂有當世重名全才毓德器益以大時世道屯塞國家多故公樂道丘壑悠然有終焉之志司徒府揚州刺史再辟朝廷以佐著作尚書郎瑯琊王友吏部郎四徵皆不就士大夫歎曰安石不起當如蒼生何久之惝然有經世意蓋於是年餘四十矣會大司馬桓溫請為司馬尋為吳興太守靜一無所

事去而人思之徵拜侍中選吏部尚書咸安末入受顧
命遷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總闗中書事又領揚
州刺史詔以甲仗百人入殿上始親萬機進中書監驃
騎將軍録尚書事辭驃騎將軍録尚書事頃之加司徒
侍中都督揚豫徐兖青五州幽州之燕國諸軍事假節
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昌縣公苻堅敗進拜太
保公遂欲平一華夏乃上疏曰自運遭陽九二帝北狩
文華之區委于敵國故宗廟宫室丘墟百年前日苻堅

送死邉陲狼狽奔越今兹哀跲請命天其或者將以一天下降休于國家臣請竭駑末帥師北征須經畧定臣則乞骸還東誓畢素志於是詔以公為大都督揚州江荆司豫徐兖青冀幽并梁益雍凉十五州諸軍事假黄鉞餘如故置從事中郎二人公辭太保縣公詔不聽十年夏四月公北征戊午上餞公于西池八月公遇疾手疏請旋師且以龍驤將軍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謝玄屯彭沛伺閒一舉詔遣侍中慰勞還公京師疾遂

篤丁酉公薨于位享年六十六訃聞上震悼臨于朝堂三日賜東園秘器朝服襲衣錢百萬布千疋贈太傅謚曰文靖粤某甲子葬公于某郡縣某原制加殊禮又録肥水之勲更封廬陵郡公既窆門生故吏若干人相與泣而言曰公之名德垂天下後世如日星决不没則是隧道之碑無刻可也然否則無以慰人思惟公性體道奥不迎不隨出處之際動與理會方其棲遲東土未始出其緒餘而天下固已延首托命於公及在朝廷獨以

盛德遠度坐鎮危疑上以弼亮一人下以咸和萬民惟深惟幾濟物成務王者之佐蔑以加焉自海西公廢桓温逆節萌起及高平因山同軌畢至温來赴塋大陳兵新亭以公與王文度朝之大臣將殺二公遂遷龜鼎使召公等文度惶駭流汗不知所出公既見温神色不變從容就席徐語温曰某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温茫然不能測則大笑曰正自不得不爾不敢加害王室以寧竊嘗議之夫氣足以貌天下然

後可以任天下氣足以藐一國然後足以任一國公起隱約一旦處端揆身負大器而不為重執天下安危之幾臨死生禍福之變而不慄功全邦社而無喜色彼其氣誠足以藐之道大故也其視舉天下措諸安何異有力者之視一羽哉某既揆公之大節叙次如此又系之以銘云公夫人劉氏明識賢行為世婦則有子曰瑶官至鄉瑯王友早卒曰琰為征北將軍望蔡公孫若干人銘曰

皇有重器惟神惟幾有陧孰定有傾孰持必有元佐力能負之其力維何非賁育獲包以洪度鎮以鴻德手挈二枋在所措畫釋而置之泊若無適顯允謝公實維其人天祚晉德錫之大臣公在東山世挽莫來幡然赴之不迓不違因理王度不吳不尸有暴如温有冠如堅處之談笑大沮以顛覃覃鎬京延首思復六合垂一斯人無禄公初北征鎮于新城釋權去位盡室以行須此畧定逝言東山有巖東山斯人所瞻西州之門有佗其墉

斯人永懷有敉公功公功匪居惟德之餘東山或夷德風不渝按金陵志謝太傅墓前有白碑無字相傳以為勲高難名也北山此文豈擬而作之者耶

休寧顔公山碑　羅頌

顔公山在休寧為著九域志及新安志皆云昔有顔公甞隱於此後乘風而去因是得名山有瀑泉流出山之東曲折而為溪故又謂之顔溪溪之畔居民多故又謂之顔溪村山氣寒花晚而雪早視平地常較一月憑高以望可見黄山而其所延袤南接婺源界此其大槩也

舊云山在縣南九十里今纔去縣五十里地之遠非可縮而近正使指故縣而言所增亦無幾考之殊不合又舊云上有池方圓五畝多鯉魚今山行十五里則為山之半又稍前則四旁隆起而其窊處有平地無類五畝許有龍池二在焉各不過尋丈竊意凡窊處舊皆蓄湖水後人堙之而僅為二池其旁有餘地若欲留一菴基以有所待蓋此山多風自是而上愈高愈凄緊故謀始者不能舍是而他求也抑嘗考禮經所載凡山川出雲

雨見怪物皆曰神是山之高且大宜必有神矣特以顔
公棲跡人人敬愛之用忘其山之有神而但知有公遂
以至于今公既灑然潔清故來遊者未甞携脯醢而有
禱於龍者義不擊鮮于山中牛奔馬走一稍不謹則相
驚以蛇虺之變其最異者龍本以行雨為職用力勞今
乃有不忍其血食者凡諸鄉來請水先白公遇其請於
外池迎而置之其鄉則用牲如其常鄉之人飲食無禁
及其請於内池迎而置之其鄉則以麪代牲人無敢茹

輦奉之之禮殊而皆以得雨計龍池嗜欲非公莫能知
則所以從事舊矣但當公之時人知其爲鯉未知其爲
龍後人旣别之以二池故龍之意顯而公之道益尊又
凡田里之人或得子差暮輒夫婦默禱公往往賜之兆
朕比其應則曰公實使然問之羣兒中以顏爲小字者
所在有之公之博大而能泛應又如此山舊無公像建
炎庚戌歲浮屠人慧圓來結菴則曰顏公云者猶言遠
公誌公爾非必指其姓於是塑其像如泗州僧伽之像

而其稱謂亦如世之所以尊僧伽者道之所在誠無俘
釋之間而野史失其名或者終以為恨慧圓持律嚴甚
金部郎髙郵吴仟素重之為以全真名其菴歲在戊寅
圓坐脫如宗繼之衆人賞其質直凡殿及鐘樓皆其所
為今年過七十不少衰昔圓之無恙也邑之士有吴師
禮者嘗寓其菴以肄業而登第數年來朱權寓焉亦登
第於是權之姪申及其從姪況傚其叔之為者申以丁
未歲入太學況以己酉秋預鹿鳴因相與稱公之徳予

謂數君既名族乃能安若澹精思文字間山初不即人人有志而後即此山也志立而事成公何預焉雖然藐姑射之神人其陶鑄當世固有足大者士之權與正在一科第公果成就之何假多力耶予既因權之請為作碑且為詩以美公有龍之德俾好事者歌之曰

顏公至人以天為宗有淵有湖豢此羣龍嗟龍之德與公實同在人能人在蟲能蟲上下八極從公西東公示厭世忽然乘風龍今異池精神則通歲時遊戲作此年

豈曰詎命之必歸于公勉之學列匪其力農立志讀書即此山中烝然而來尚其或逢

歙黄墩程忠壯公廟碑　　羅願

壯士之出身用武以立功顯名於時者世常有之然能使其鄉百世思之者鮮矣中古以來相矜以權利有嚙臂而去其親為間而焚其孥臨陣而欺其友茍取一切不顧所厚其戚則伸於敵矣而不見信于族黨其位則列于朝矣而不見譽于州里激揚人主之前矜視同列

得志富貴矣而不可以見故鄉之父老先世之丘墓往往官留止不能復還使其子孫為羈人于四方數世之後燕秦楚越矣而況能使其鄉百世思之者哉若吾州程公則不然公諱靈洗始梁侯景之亂公以布衣起義奉太守蕭隠以捍州里元帝因命以郡事以故此邦之人得免于亂陳髙祖名號既著公晚而後屈猶及為佐命上將當時論其功烈固以定配髙祖之廟而鄉人追思其義亦相與祠之不怠今距州三十里有地名黄墩

者墓與宅在焉宅既滙為湖其清可鑒時有巨魚出游漁者莫敢取相傳天氣清晏往往見宮室其下云又即其墓旁為壇而祀之如是古矣水旱必求求必應比近祈報常八十餘社於是有方氏者以為古之祭用壇降及後世肖像以棲神設牀以安像非棟宇無以拒旁風上雨之入故自郊社之外古百辟卿士在今者例皆廟事矧神出三代後乃獨用古之壇無益於實若廟而嚴之庶於時為稱乃以某年月為屋若干楹嗚呼吾乃今

知有功烈者之不忘也古之見祭於人者當時則祀過則舍之嵠陳氏之去今六百餘年矣其恩及我者耳與目不接矣不接則宜懈以廢然益相與崇奉以壇爲未足昉於此乎立廟是非其道有可懐者乎由此觀之雖百世可知也於是方氏之進士曰必東因顧所善張師顔以請乃爲之詩曰

士生立朝終始于鄉一有可稱沒而不忘有用其力勤於衛上鐘鳴魏氏以從大饗有厚其黨而薄其躬燕齊

相率社彼欒公赴赳儀同義烈兩出節扞父邦功書帝室於穆高廟龍姿日容冠劒侑旁儼如在宮其在于鄉壇壝是飭羔豚毋薄亦人之力偉哉如公神明之特優游祀典進退血食載祀六百物有廢興慨思昔賢廟食是矜古今異時器非豆登虛設壇陛榛莽易陵隨時稱物亦神所憑乃作新廟邦人所瞻物久則替我久益嚴坎其擊鼓黃牢之下牲升于堂樂作于廡以齊以肅以拜以俯我公比隣公我父母追惟平生勿忘吾土時節

請帝以相風雨配食一代有汚暨隆不如鄉人與其始終始吾莫原終則未已銘詩于石維廟之始

鄂州張烈女祠堂碑　　羅願

嘉祐三年春正月甲申有詔封江夏民妻張氏為旌德縣君表其墓曰烈女勑州縣致奠且賜其家酒帛謹按張氏鄂州江夏縣人嫁為民妻里中少年有謝師乞者過其家欲通之脅以白刃張氏大罵曰庸奴我寧死豈從汝耶師乞劌其咽未即死猶捽師乞以告事聞有是

命後百餘年顧來為州訪問故所表烈女處中更兵火吏民無知者距城東十里有黄鶴山州人之葬者多在焉歲時拜掃必至所謂勝縁僧舍者乃與通判劉君謀立祠其中以稱明詔之遺意夫男女之際聖人嚴之尊其冠婚而定其配偶限其内外而别其氏出粲然有倫不相凌越斯人之所以範乎禮義中國之所以貴於外邦率是道也亂之生也起於逸居之小人誘於耳目不勝血氣舍其良心而慢其遺體甚則侵尋於非禮如夜

行之犯露有不能勝則易愛為忍至於殺人以求之譬如當晝狂走抵株枿而蹈水火禮不能止法不能禁禍多倡於陽而成於陰以失身喪偶亂倫滅類亦何可勝數而婦人女子乃有能明一定之分不倍其夫不辱其親身可危而志不可折者是豈不繫於其人也哉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此學者之志而大丈夫之事也顧家人女子乃能之用心如日月厲操如霜雪信如寒暑之不遷堅如金石之不化故以匹婦之微而齒于封君之

貴生百代之後而擬于上世之烈處窮閻之下而揚于天子之庭其家有賜其位有奠其藏有表精神凛凛人益可敬而彼一時狂子固已戮之有司淫昏之鬼泯漠不靈夷考其初則生相逼也死相踵也然或榮如升於天或辱如墜於淵繫於念慮操舍之間爾雖然是女者非特以一時能死為諒也彼其平居服從君上之教而安受父母之訓動静專一中志定矣故雖遇倉卒之際而不亂夫鄂通達之州江漢會焉周之興也此方之男

女先被其化其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葢女雖閒暇而使人退聽不敢存覬覦之念男雖感悅而隨即自克以能復思慮之正故縶之周南是女雖不幸遭變然能自潔清不屈于強暴亦又出于風詩江漢之域惜其不得如漢女之從容而徒為名南貞信之頌是可歎也自頃歲以來五民僑處為吏者思擇令典以示民深維國家每三歲常詔有司崇古丘墓而顯孝子順孫

貞婦此祠之設一動而二義附焉使方來之人過而問其故察彼柔弱之質猶能以禮自終況為男子何忍觸情縱欲自棄于不義而婦人女子觀而化者思彼當事之變獨為其所難則凡平居脩飭毋失身于茍賤乃事之易者皆可以自警云爾鄭師山曰予觀張烈女廟碑及陶令祠堂記理嚴辭暢讀之如登軒陛而聞鍾呂之音

開化龍山顯祐廟碑　方澄孫

程之先有大功於趙國朝聖聖神神傳緒無極究厥所

元徽夫人力不及是於是廟於絳爵誠信侯自元豐始
有曰靈洗者仕梁為相國謚忠壯墓祠于歙邦人神之
於是廟于黄墩賜號世忠自嘉定始淳祐二年七月詔
衢州開化縣立程嚴將之廟于龍山額曰顯祐從其邦
人之請也按程譜曰嚴將諱旭字明甫國初人誠信忠
壯之裔嘗出畋而遇虎騎以歸呼家人語之曰吾死當
為明神後塟龍山歲適苦旱見夢父老曰吾為祈於帝
得旨矣厥明旱雨歲以大熟自是鄉有困厄必禱于墓

疫癘而飲土以愈寇盜而見旗以捕蝗飛而倐滅苗槁
而後蘇此其靈響之大畧也閲諸典禮有功于民則祀
能捍患禦災則祀謂忠臣烈士也自淫巫瞽史之説起
蜿蜒虺蜴之微皆加以像設豕蹄卮酒之奉率寄之禍
福詭異誣聖浮怪失經朝家徒以民故影響附會隨其
建請而加封崇焉於是禮典龎而民志亂矣若神之世
牒有功于開國之先神之英靈肇跡於建國之時與國
同一氣脉則為國捍患禦災于以迓續民命萬年無疆

列聖在天克有九有之師神其與饗之巍然廟食三方相望豈他祀比哉都顯號極封品其誰曰不宜乃為祀神之歌以侑牲俎焉其詞曰

猗鼻祖兮造皇基微一孩兮蘊而毓之歷千餘年兮始大分玉葉兮金枝宋靈德兮在天伯休父兮裔亦綿血食兮宜與饗況軒冕兮蟬聯偉爾孫兮特起捋虎頭兮鞭虎之尾虎逝焉兮安歸儼英烈兮已不死顧力重兮遊帝居請于帝兮願為國郛匪郛國兮民實司命凶禍

沴災兮其蘇塊土兮扁倉神旗指兮蚩尤遁藏癘鬼兮避三舍何憂畏兮旱蝗渺晉絳兮誰封六龍移御兮東南為宮祖拱扈兮蹕所孫率職兮焉從歙衛兮近尸歸雙廟兮雄峙與國兮同休永相我民兮自今以始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新安文獻志卷四十五至四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丁棨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吴甸華

謄録監生臣吴炳文

新安文獻志卷四十五　　明　程敏政　撰

碑

婺源朱塘晦菴亭祠堂碑　　許月卿

孔子廟終漢世不出闕里婺源朱文公之闕里也上即位之十有八年始以公從祀孔子則天下皆得祀況婺源乎二十有三年滕和叔以書來曰先君從游於朱塘之上鉦兄弟子姪既泓文公昨夢之語作晦翁亭又立

祠其西為屋若干楹文公南鄉坐先父溪齋先生告院君季父蒙齋先生合肥君東西鄉以侑焉秋九月庚申告成將徹田聘士以掌扃鑰庶幾仲丁之祀勿替引之謹伐石請書其事月卿發書歎曰不亦善乎今佛老之宮神怪之祠布滿宇内而吾黨之於儒先頌其詩讀其書顧不得朝夕望其儀型以自振厲則兹舉也不亦善乎嘗考之二滕公近聞於朱子者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人性無不善則無不可為堯舜者要不可以一

鄉之善士為足也嗚呼祠宇崇崇像設嚴嚴恍然當時師友之函丈也學者可以自勉矣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雖地之相遠世之相後如會一堂況世若此其未遠居若此其近哉雖然為己為人界限之大者也漢唐之儒以聞道之難而學無本近世之儒以聞道之易而學無實竊道德性命之說以為譁衆取寵之資俗日以益薄治日以益卑職此之故歟嘉定以來士大夫專以朱氏之學為仕途

捷徑二滕公當是時退然如未嘗升紫陽之堂者人為之莞而莫或顧之也陵陽李文惠公持節江東旁收朱門記錄答問之語得之如獲拱璧待其人以殊禮溪齋獨不以儌利焉聞其風者鄙夫寛薄夫厚矣溪齋諱璘字德粹蒙齋諱珙字德章壽不見若也月卿既喜茲舉不敢以固陋辭遂書其事如左又為迎饗送神樂章以遺之其詞曰

游子悲兮故鄉駕予行兮朱塘山深兮水靜荷華澹其

自芳昔吾夢兮斯境羌一笑兮徜徉宜為亭兮水上以領畧兮風光去之兮幾何季子子兮肯堂亭既峙兮翼翼廟載作兮崇崇蕙殽烝兮蘭藉寒泉碧兮秋菊薌以奉兮以嘗以拜兮以饗誰配之兮二滕儼師友兮弟兄超忽兮來八荒髣髴兮紛語降若起兮吾思惠我兮光明對越兮屋漏保之兮無疆扶宏綱兮勿之墜萬子孫兮餘慶

晉新安太守程公墓碑

方回

東晉元帝肇興江左在位六載三改元建武一大興四永昌一初以周玘為會稽都尉顧榮為豫章都尉分兵定東土新定東陽信安等六郡既平以鎮東軍謀襄州刺史程公諱元譚為假持節新安太守大興二年己卯也良二千石民愛懷之受代請留竟不得去卒於郡永昌元年壬午也墓在今郡城西十里驛路之旁歙之程氏自此始墓前有雙石人至今無恙土人因名其地曰雙石程氏自黃唐三代迄于漢魏世有名人蕃衍碩大

而居于洺水者最盛故天下之程皆出於廣平歙之程氏號黄墩程自洺水徙東晉而後歙程氏又獨盛於天下蕭梁時有儀同忠壯公靈洗以武勲顯南史有傳太守十三世孫也至唐有檢校御史中丞都使公澐檢校祭酒巖將公淘兄弟八房愈盛碩茂又忠壯公十三世孫也都使巘將兩房居休寧汊口都使房又十世而端明殿學士贈少師珌為嘉定寶慶名詞臣有洺水集行於世嘗按古跡得太守雙石之墓獲視之四世矣大德

改元丁酉秋巖將房十三世孫深甫歸自北方汛掃洨口先塋上及忠壯墓而太守雙石之墓卒難物色或者偽為契券相貿易矣訪求久之風雨不輟冬十二月十有七日始至其地求墓道弗能得越十日賴毗隣父老於深雪中微得其處又十日過其處見浮土覆雙石上麥苗芃芃然深甫以金幣贖之乃會集親賓剗除耕植自晉壬午至今戊戌一千三百三十七年晉新安賢太守神道始復歸於程氏噫嘻豈不偉哉雙石既歸而深甫

宗人崧克紹鋭意樹表作祠且給守塚者食極其心力用成深甫之志抑嘗思之古之葬者藏而已矣自有棺槨以來一抔之土愈富貴者愈不能保其藏曲阜孔林以聖人而後能久吾歙雖小有古墓四回之先方氏仙翁墓在歙之東鄉後割為睦邑在今淳安縣學前自漢至今忠烈廟汪王墓在今郡北七里雲嵐橋自隋唐迄今然皆不若程氏有晉太守墓又有梁忠壯公墓居古跡之二而深甫於兹不惟能克復其先墓又能輯睦其

宗而禮遇之凡程姓者不問其為閤學邁之後尚書大昌之後丞相元鳳之後一切與進飲食教誨無疏遠卑賤之分則何其用心之篤實忠厚至此極也哉是皆可書以為後來為人裔孫者之勸故特為之書

洛西書院碑　　程文海

洛水出京兆讙舉山東流至熊耳禹導之又東至今河南永寧之長淵相傳即出書之地地居洛邑之西故又為洛西韓嶽烏喙明月金門諸峯列其前嶕嶢鹿跡鳳

巽諸峯擁其後國初賈尚書損之辛徵君愿元員外好問楊轉運奐陳叅議賡兄弟姚少傅樞諸儒皆講學其間下卽庸齋薛先生玄繼至風教大行弦誦之聲交于州里孝友之行被乎芻牧諸老既謝薛公云沒學者倀倀莫知攸歸公之冢嗣翰林直學士友諒思纘前志式承遺則割歲入之奇倣書院之制爰建義塾用廸教事乃經乃營甫涉寒暑上則先聖先師堂陛有崇像設有嚴下則師承有養講肄有序學者彬彬粲然復興又購

司馬氏獨樂園故址創五賢堂以祀伊洛諸儒以廣教養之所延祐元年春國子監以聞陟義塾為洛西書院五賢堂為伊洛精舍書院置山長一人領之秋九月以從集賢大學士陳顥之請詔翰林學士承旨劉賡書其額以賜於是山川澄鮮日星浮動紳珮翔舞稚耋嗟歎若神龜之文始出熊耳之源載潹若諸儒先復生而親炙之噫上之化下其易如此然自三代以來庠序學校之制不廢後世又推其意為之書院精舍教養之術備

矣而學者濶踈聖人之道寖遠寖微何哉人情役於所利風俗變乎所尚有非聖人莫能制者皇上踐阼赫然發憤誕修聖人之政廣厲學官之路將俾閭里之俗達於海表矧河洛奥區乎薛氏之舉忠孝兼之矣初薛公以郡教授為檢察使督衛輝河南餉遷轉運使尋謝病講學洛西中統中王文統用事以平陽太原宣撫使召不起以河南提舉學校官印綬即家授之亦不拜著易中庸解皇極經世圖聖賢心學編諸書以終友諒居官

幾五十年所至興學崇教以致其治嘗請升周程諸儒從祀孔子既建書院精舍又構禹廟長淵之上以箕子配薛氏之學可識已書院之成摭洪範語名其堂曰彝訓東西序四齋曰好德遵道叙倫明義尊洛書所自出也嗚呼是五者聖人所以建皇極參天地立民命學於斯者可徒以決科射策為學哉友諒既多上賜屬刻辭于詞臣某謹作詩曰

遵彼洛汭瞻言禹跡洋洋其淵其沚湜湜九源既滌九

法攸錫於皇時命作我民極惟極之建哲王所務惟建
之艱惟斁之懼譬彼流水必東其注湮之汩之洪流四
驁神禹不作仲尼素王轍環天下我心憂傷孟氏無言
子墨子楊倬矣周程爛兮景光我皇聿興天地與侔時
夏輅殷樂虞冕周有洛之西羣儒所游翼翼薛公其音
孔休人遠言存誰纘誰嗣詞林之老天子之史爰抗儒
宮于洛之里教之食之烝我髦士大臣上言天子命之
其名孔嘉惟其稱之彼愚彼頑此砭訂之永恊于極神

其聽之

婺源州新建韋齋先生專祠

江濬

朱文公於婺源猶孔子之於魯也孔子没而異端熾經籍熄道之不明不行甚矣然孔之宅在魯壞之而不壞者唐虞夏商周之道統寓焉千五百載而下吾朱子得有所據著書立言以惠後學帝王之道由是以明國初左丞魯齋許公首得四書而表敬之朱子之道學由是

大明延祐初聖天子崇尚經術以鄉舉里選取士壹是以朱子為宗於是二帝三王之道靡所不明靡所不行朱子之功大矣前吏部韋齋先生於文公為父於鄉士為師夫何文公没未百年祖壟之隷鄉都者夫人得而侵之韋齋故宅在婺源燬於火析為民舍幸以韋齋之名其井者不改不胥淵乎其甘文公之子孫歴告有司州里不以道脉興念更四政而不克復士君子之心為何如今知州千侯文傳下車公牒交至公稽首曰某承

朱子之學辱來是邦朱子先廬祖壟之當復其何敢不
肅且聞宋太守韓公補建書院於紫陽前江東道按察
使盧公摯前縣尹汪公元圭建書院於婺源俱事文公
以專祠尚淹韋齋於羣祀子不先父食禮得無歉乎乃
集諸老叢韋齋之故址議韋齋以專祠間風服義願歸
舊疆者不令而行汪君景周以前令尹之孫起鄉祠之
念慨捐巳帑資以遷復故地從其履為步若干鳩工搆
祠庭室門廡楹若干買田以給祠事為畝若干經始於

元統甲戌月日告成於乙亥月日其為祠也北枕州市南面重岡周其垣以屬于門盡官地以拓其衢升斯庭也眺仰之間川流山峙鳶飛魚躍無非道體之昭著書院祖壟相繼以復一總諸祠偉矣惟邦君干侯得奉宣之要務汪君景周襲故武之當為道所以明所以行又如此文公而神遊乎鄉土寧不為之憮然邪漢文翁卓為循史傳首者起學宮招子弟除更徭爾今干侯為州吏民畏服甫及期年治績已著而憔悴之民所望於侯

者又寧止於此哉刻石篆記固有大手筆在然見而知者未若吾徒之悉大道之行故老彫謝後死者何幸身親見之不揆昏髦僭述輿誦以為口碑云

婺源三梧鎮汪端公祠堂碑　汪澤民

婺源芙蓉嶺之東麓古有三梧鎮鎮立汪端公祠公歙著姓越國公十三世孫也唐季公父以兵馬使守婺源公其次子分戍三梧逆巢肆虐所在為盜區公以勲臣子膽勇過人練兵擊賊捍禦掩捕莫敢闖境衆賴以安

自中和迄景福歷官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賔客兼
御史大夫上柱國既没鎮人追思不忘構祠報祀署曰
端公從官稱也凡兵戎雨暘疵癘之虞祓祉免焉宋至
和中歐陽文忠公行部欵謁有感植雙杉誌之繕葺惟
謹鄉先達王公汝舟王公炎江公事天皆有記澤民之
先環珠使君於公為兄居五鎮兄弟墓俱在大田昭穆
有譜甚詳至正戊子冬展墓會宗道三梧憩鏞溪峯巒
列秀岡阜四合縈以流泉衍以膏壤族處豐裕文獻可

徽祠當巖險之口負坎面離萃奇畜靈敬饗宣延宜矣公裔孫神秀寄跡浮屠氏取資於醫孜孜根本倡出緡錢偕族之人新之明年己丑十月工告畢工棟宇深廣靈栖允寧衆割田若干畝以奉烝嘗而某夙夜董役效勞德本具石徵記田之區畔勒諸石後用垂永久澤民羣從子姓也曷敢以無文讓乎先王之制祭法有五公能捍大患以死勤事功德在民鄉里祠之子孫保之宜在祀典惜乎當時無能陳其忠烈錫命爵號闕焉顧位

卑職微不能信既往之堙塞材薄辭鄙復無以發不朽之幽潛祗自恧焉爾雖然歷唐迄宋遺黎遐壤忠歸職方其閒家顯胄承續不延者有之我汪氏詩書忠孝文武勲庸彰灼簡牒非前人積累之厚安能致慶若此噫嘻嗣孫繼今以往尚思克肖克勵克光克昌廟食百世馮馮翼翼其可以無憾也夫謹述興修之由系之以詩并刻之具家乘者不書其辭曰

姿英烈兮不儹賈吾勇兮無前時孔艱兮兵相挻折衝

搜捕兮枌榆以全流矢墜兮奮威怒沒為神兮靈益著幽冥一理兮永垂休祜枝葉碩茂兮安樂我土五嶺聳兮鵶峯迎表獨立兮新廟成彼淫祠兮何福之憑公精忠兮報則未盈鳳笙兮鼉鼓蕙殽兮椒醑文運昌兮偃武靈馨德兮終古

歙潛口張許二將軍廟碑　程　文

徽州治萬山中地氣高寒其神多靈去歙西三十里曰潛口有張許二將軍祠莫知其建立所始居民數百家

依神以為安水旱疾疫患難之不期出入謀望必禱焉無不響應每以歲三月二十八日羣集祠下割牲漉酒張樂薦獻以娛神用答天貺父老相傳其來久矣至正十一年夏紅巾賊犯郡縣大肆焚掠祠亦隨燬明年賊平逃匿山谷之民咸歸復業營葺垣屋復建祠故址以棲神事之如初潛口之山川本之黄山盤礴深秀張許二將軍又唐世忠臣守睢陽以抗安史之兵誓死猶為厲以擊賊其英風義氣凜凜如在宜其流行天地血食萬世豈獨睢陽有雙

廟哉韓文公稱其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則江淮以南尸而祝之亦其所也况徽歙地靈神所憑藉民所歸嚮祭則受福有必然者祠之復建也某人出錢以倡之里中子弟起而和之常乞靈於神而客京師者某人率其黨共歸財以助之祠成視舊壯麗有加蔣嶽伯申述其事請記予素服神之烈又喜歙人事神之勤故為書之因繫以樂神之祠三章俾并鑱諸石其詞曰

坎坎鼓潛山下雲為車輪風為馬兩兩霞旌啓前路神

之來兮誰敢侮潛之水鍾鏜鏜瓶香照几鑪吹香蕙殽
蘭藉奠桂漿精意翕合神顧享鍾皷希絲管奏山川深
奇耀華構我民事神無間舊神無我遺錫我福壽

黟横岡重修汪王廟碑　　汪克寛

古者盛德必百世祀有功於民恒在祭法矧禦災捍患
能福其民者乎忠烈汪王當隋之亂以布衣倡義募集
驍勇扞禦一方暨唐髙祖削平區宇遣使送欵朝廷嘉
之授以方牧封之越國是時四海鼎沸羣雄蜂起據數

州之土竊名字者不可勝計爭地爭城晝夜戰鬬斬艾蒼生若薙草菅然惟王保有六州奉隋正朔以待真主俾其境内之民得逭鋒鏑如處承平之世邦人追思其義在在立廟祀之不忘水旱疫癘有禱輙應葢七百年於此矣自宋迨我朝申錫王爵徽號八字崇於海瀆恩秩寢隆葢王之功德在民者無窮故民報之亦遐久而不怠也黟縣横岡故有廟歲久隤圯至正四年甲申春二月里人程儀鳳兄弟捐貲改作秋七月落成堂寢門

廡為屋一十六楹棟宇弘麗丹漆輝耀肖像尊嚴軒牖疎達復構四楹於廟之西偏命祝史某居之以職熏修之役儀鳳割田十畝俾某世食其入而繕葺其廟宇焉十年庚寅夏四月儀鳳請予文勒諸麗牲之碑乃叙其歲月而系以迎饗送神之詩厥田疆畝列之碑陰詩曰桃源之山兮黟之水民思神德兮萬世無已廟成奕奕兮有寢有堂脈稜疊飛兮丹碧焜煌神之來兮驂兩虬旌旗若雲兮靈風蕭颸黍稷馨香兮芼蘋牲牢肥腯兮沈

齊清醇福我壽我兮俾耇而艾五風十雨兮物無疵癘
我民報祀兮彌勤被神之澤兮光無垠

環谷又為越國公論曰仁足以救生民之死而義有所不為此事之至難而不可以兩全者也白起破趙兵於長平坑降卒四十萬又前後殺敵四十五萬其殺人君艾草菅然王莽以外戚受封新都遂竊國柄視棄君如土梗弁髦而因以篡之他日賜劍杜郵傳首宛城天道好還無毫髮爽後之詩仁達義可為永鑒矣隋大業之亂天下豪傑竝起各為長雄互相吞噬殺戮無虛日惟越國汪公集果毅保州里遂兼歙宣杭睦婺饒六州之地救生民於塗炭逮天下既定奉表於唐高祖賜詔褒嘉命為方牧保全始終子姪顯榮蓋其仁足以救生民之死而義有所不為者也予獨怪唐臣編史比於王薄張金稱輩以賊名之竊考高祖起兵太原既已私幸晉陽宮人又殺留守取長安陽尊

代王侑而假禪受之禮其與宇文化及王世充李軌劉武周薛舉梁師都之流直五十步笑百步耳不省已過而以惡名加之他人亦獨何哉歐陽公唐書及司馬公資治通鑑並因舊史本文未之有改善乎吾邦朱子著通鑑綱目凡例凡起兵以義曰起兵具起雖不義而所與敵者不得以盜賊名之則曰兵起故隋末白瑜娑王薄之類人微而事未成則書曰兵起凡建國立號者皆書起兵蓋深惡秦隋之暴謂人人得而誅之故唐漢之初書法不異乃立論之至公也惜乎越國公之始末史不立傳是以綱目不獲特書以表之耳予故辨而論之以告後之修史者當以綱目為法

新安文獻志卷四十五